

北
史

一五

北

東

南

西

北

東

南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竝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

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
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
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
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
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
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
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薨世志等伍胥窮踰再菴蔬

溫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
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
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
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
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
少澤蒸庶未闕一殮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
帝遣荅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
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
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
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

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濞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遣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

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
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
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
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
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
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忼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十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紹弟

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
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
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
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
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
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
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雋

性清雅頗有文才齊

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第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
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
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介朱仲遠所禽以其
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
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
有故人竺競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
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
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
叉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

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
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
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
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
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
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
數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
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

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俗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即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負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方寸思深

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

有筭明矣高祖稱善者父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
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
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
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
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頗祛平生之惑
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
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
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
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
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

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
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殷
暨平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
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州
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
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數爲先唐虞以往典籍
無據隆周以降仕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
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
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

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崧漚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旣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
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
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
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
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
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
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
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
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慾無撓公私還